

康 濯 著

# 正月新春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821

# 正月新春

康 濯 著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一九五三年·北京

書號 177

---

正 月 新 春

著 者 康 濯

出版者 人民文學出版社  
(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)

發行者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

---

京1—33000  
定價6,700元

一九五三年四月北京第一版  
一九五三年四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## 內容說明

這本小說集，選輯作者在全國解放前後九年中所寫的十  
一個短篇。這些短篇，有的是寫老解放區農民積極生產支援前  
線的鬥爭，有的是寫解放後農民走上日趨繁榮的新的生活，反  
映了生氣勃勃的新中國農村的真實面貌。

AG36/01

## 目次

正月新春	一
前進	三
第一個新年	六
買牛記	七
我在鄉下	九
親家	一〇
我的兩家房東	一三
初春	一四
抽地	一五
災難的明天	一六
臘梅花	一〇
寫在後面的話	一三

## 正月新春

——北望坡一天記事

一

天還不明，望坡村裏靜悄悄的，沒半點聲息。遠遠望過去，當街一馱一馱甚麼東西，顯得齊房簷高，像城牆，又像駱駝排成了大隊，嚴嚴實實地守衛着村子：這是人們收的山貨和割的柴火。不知道是怎麼收割的？這麼多！也不知道是誰碼起來的？一捆一捆，出奇地齊整。

雞叫了。這是頭一遍「打明」，早着呢！一扇門開開來，一個大個兒邁出門限，抖了抖披在身上的老羊皮襖，走到不遠一家大門前。他剛伸手敲門，門就開了。開門的老頭手捂着嘴，咳了兩聲，壓着嗓音說：

「哈，你又比我早一步。咱們還是照舊？走！」

說着，二人一個向西，一個向東，分頭去叫人。

其實，人也用不着他們挨戶去叫。還跟往日一樣，他們總共沒叫了三家，所有該叫的人，差不多就都出來了。他二人可還是按地區走了個遍，瞭了瞭各家的牲口是不是吃

得都上勁兒，最後才轉回來，到村東廟台前邊碰頭。

這兩個人，大高個兒叫梁福山，是村的黨支部書記，也是村裏頭一個模範，和全縣全省的模範。他們村共有三個模範，三個模範歷史都很長，梁福山更是當了六年的模範，人們一提起他，簡直都不說他的名字，只叫『老模範』。

那另一個老頭，是村裏的生產委員，又是冬季運輸隊隊長。剛才他和梁福山去叫的人，就是運輸隊員。他們一冬天來回趕腳，春節也只歇了五天，還不到元宵節，早又動彈開了。今天，他們還是馱山貨跟柴火進城。生產委員轉遊了半個村，又在廟台前邊跟梁福山交換了兩句情況，就回家拎接牲口去了。

剩下福山一個人，回身走到廟殿上，檢查了一下捆紮好的馱子。馱子上一部分是柴火，大部分是村裏出產的山貨：花椒、黑棗和大黃。檢查完，他走出廟門，碰見一個人正往村外走：是村裏青年團的支部書記梁玉奎。這是個從抗日兒童團員長大起來的好青年，也是村裏幹部裏邊的一根柱子；不過他就要離開村子了，他明天就動身到省裏去，去參加一個軍事學校，去爲抗美援朝，爲鞏固咱們的國防學習本事。這會兒，他是趕早到附近幾個親戚家去走走，辭辭行。

福山問他：『怎麼這們早？』

他說：『早去早回呀！黑夜不是還有個會？』

『也別那麼匆忙，趕天黑回來就行。』

福山安頓着，把他送出了村，翻回來，正好雞叫二遍。運輸隊的人們，趕着牲口過來了。運輸隊長跳到廟台上，像指揮軍隊，發話道：

『各組清查人數跟牲口數！第一組……』

全部隊員只有一個沒到。組長正說明情況，沒到的人可趕來了。這人叫梁文，過去是村裏有名的懶漢。這會兒，他好像又是剛醒過來，迷迷糊糊地打着哈欠，說道：『啊呀……早着呢！正睡得香呢……』有人趕忙駁他：『哪一天不是這會兒動身？』他可還懷疑：『是麼？』他說：『我怎麼覺着比往日早哩？』有個叫保柱子的青年，跳過來衝他說：

『你呀！我給你解釋。你是身上那根懶筋還沒斷根兒，今兒個，那根筋又跳躑開啦！』

『你這話我就不同意！』梁文的迷盹勁兒剎時跑沒了影，跳三跳，大聲反抗着。周圍的人，馬上兩邊勸說起來，可是梁文不聽，直嚷道：『我有缺點你批評呀！這是打擊人！我不同意！』保柱有點慌了。他原不過是開玩笑，可沒想人家剛改造過來不久，哪能受住了這個！虧得梁福山站了出來，一聲吆喝，人們才慢慢安靜。

福山說：『保柱子！也能這麼開玩笑？人家梁文，是昨兒黑夜互助組討論他今年的生產計劃，會開的晚，睡遲的過。』回頭又對梁文說：『你，反正誰也知道，也別計較啦！』他說完，保柱趕緊跳到梁文跟前，一勁兒賠不是。梁文倒反有些不好意思，歎息着：

『唉，我也不對。甚麼早啦睡得香啦，本不該說的，沒想想這給大夥兒影響多不好！』

爭吵算是完了。



運輸隊長這時候清點好了一切，吆喝道：『好，各組快上馱子！夏走十里不黑，冬走十里不明，該出發啦！』人們隨即『唰』一下，一夥一夥，固定的人，順序地從廟殿上把固定的馱子抬出來。梁福山趁這時間問訊了兩個沒家室的光棍，看乾糧帶好了沒有，又硬叫梁文披上自己的老羊皮襖，馱子就都上好了。三十多頭牲口，一人趕兩頭，先後不亂，往東南溝外出發。廟台上，又剩下梁福山一個人，他聽了聽牲口踏在河槽石頭和冰塊上的聲音，又看了看天上的三星，就去村當間敲鐘去了。

## 二

梁福山敲的是全村的起床鐘。鐘很古了，多少年來，掛在村東廟裏，天天敲，把地主們敲得更富，農民們可一代連一代地害怕着，害怕鐘敲響了要掏捐，要到廟台上去挨訓斥和打罵。不過，愛這口鐘的，也還有農民們。在日寇統治這個山莊的時候，收集碎銅爛鐵，連地主家的門環也要了去，這口鐘，地主們也不反對獻給『皇軍』。可是，農民們反對。農民們知道：不管古鐘過去只給地主求福，可總是『我們』的！梁福山就在那時候，組織了幾個人，把鐘悄悄埋起來，埋得很深很深，直埋了七年。日寇敗了，農民們鬧翻身和生產，忙的沒顧着把鐘刨出來。四年前，農民們支援解放戰爭，破壞美蔣運兵的鐵道，福山從前線扛回來一圪節鐵軌，掛在村當間大槐樹上，敲着召集人和傳達事。不久，戰爭勝利，我們自己趕修鐵道，鐵軌就立時派人送到縣裏，人們才刨出古

鐘來。現在古鐘快敲了二年，也是天天敲，一天還按時敲好些遍。鐘響了，農民們按時起息，下地、開會、念書。鐘幫助全村興旺，幫助全村建設。

現在敲鐘的，天天是梁福山。而每天鐘響了以後，第一個起來的，就是過去住在廟裏，敲了幾十年鐘的九老漢。他快九十歲，每天大早，還要揹着糞筐，一步三歇，慢慢地繞村邊拾糞。

今天九老漢有點不同。他一出門，就走得飛快。福山見了，連忙扶着他走了幾步，說：『慢些慢些！走這麼快幹啥呀？』他道：『慢些？這不人們都快上地啦？我思摸，今兒個去城裏趕集的，準少不了。大道上牲口許都過去啦！咱村的也不走了？嘿，我趕熱趟去。』『嗨，身子要緊！九爺你還是穩實些吧！』『唏，你當我不能走快？往日是道兒上糞少，我才一步三歇地！你看，』他一下就摔開了福山，急顛顛跑了兩步：『你能趕的上？就這！我先趕大道上去，回頭再拾溝裏咱村的。反正咱拾了還不是給渾村用？你不贊成？你個老模範莫非不給全村打算？嘿哈哈……』笑着，頭也不回，奔村外去了。

這老漢火燙燙的勁頭，福山真不忍攔擋，可是他看着又過意不去。老漢真是個受苦到頭的自己人呢！一輩子沒娶過老婆，七八十年沒穿過新衣服。到了這年歲，雖說翻了身，有了地，有互助組幫他種，有了新衣裳，有婦女們幫他縫；但是，他還不肯清閒，每天總要拾點糞優待軍屬，村裏生產會議也總要參加，一討論到農事上的時令節氣和風雨陰晴，他還要爭着把他滿肚子經驗掏出來，發言老大一陣。嗨，其實他正該多多歇

着，吃點喝點，轉遊轉遊，多活些年嘛！就是村裏給白白供養着，侍候他活個一百歲二百歲，不也很好麼？

梁福山一邊想，一邊往村東走。幾個兒童正在掃街，他招呼道：

「該你們小組的班？」

「可不！」一個男孩答着話，一邊指着他們掃攏的一堆柴火屑：「老模範，你看這運輸隊人們太節約！光一早起，馱子上就撒下這麼些柴火！」

「囉，真個！一會兒村裏給過秤，算你們割的！」

「算我們的？還過秤？」男孩脖子一歪：「這才幾斤啊！我們兒童就這麼自私自利？」

一個女孩說：「我們早討論好啦！交我們學校去。」

福山笑起來了：「哈，還不自私自利哩！不管全村，光顧學校呀！」

兒童們一聽不對，想圍上去說說理，福山趕忙嚷着：「你們對對對！我說要笑話哩！」拐一個彎，跑了。

福山又去看了看一個回村不久的榮軍。這人本是個浪蕩光棍，抗日戰爭初期，被國民黨潰軍抓了去，當了十多年兵，前年被我們俘虜，參加了解放軍，沒多久，打仗負傷，傷好，回了村。因為受的教育少，不大愛勞動，經過村裏一年多的幫助，才慢慢好些。不過福山還不大放心，每敲過起床鐘，短不了要到他家看看，怕他貪睡。現在，他

走進祭軍家裏，見人家起來了，正拉着風箱燒火做飯，一邊獨自個兒在說：「過兩天，元宵節，還能吃頓餃子。噲，要不是村裏，要不是梁福山……」福山接過話來，說：「怎麼，跟風箱說話？」說完，笑了笑，就往外走。祭軍趕着送他出門，說：「看！往後你不來不行麼？」福山說：「你嫌麻煩？」「麻煩，說實話，這會兒不嫌啦！可就是你一來，我光覺心虛，光覺不好意思！」「唔！」福山笑了笑：「不嫌麻煩就沒甚麼，可也不領當不好意思！反正我也是早起溜溜腿腳。好吧，往後我少來兩趟。」

祭軍聽了這話，樂滋滋地，只覺渾身上下幹勁兒更大，不禁張開大嘴，歪歪咧咧地唱着：「東方紅……」

### 三

這邊梁福山回到家門口，天剛亮，對面能看清人，街裏也顯得鬧嚷嚷了。他走進院，飯做好了，生產的傢具也給準備好了。他對他女人說：「計劃計劃，咱們過元宵節還吃頓餃子吧！」說完，端起碗飯湯，右手拿雙筷子還夾着個玉菱餅子，又走到街上。

放羊的玉老漢，嘴裏打着呼哨，正把羊羣趕過來。這是全村的一羣「門羊」，家家差不多都有。家家聽見呼哨，就把自己的羊趕出來加入隊伍，福山的小閨女也趕出了三隻。這時候，玉老漢把羊交給兩個小放羊的往前趕，自己站住，跟福山說話。

玉老漢說：「羊羣上頭，去年的總結跟今年的計劃，我又根據大家的意見補充了一下。今兒個就能寫起。」

福山說：「行。黑夜你交給我。呃，你，你補充得怎麼樣？」

玉老漢說：「不算賴，有希望。好比說：去年過年，咱全村宰了三十八隻羊，平均三戶多一隻。今年嘛，我要它兩戶宰一隻，剩下的羊還得比眼下的多一半！羊皮羊毛的，我也通要叫它超過去年一半還多！」

玉老漢對自己說的，好像很有把握。說完，乾乾脆脆地摔了一羊鞭，頭也不回，追上羊羣，走了。梁福山吃完飯，給家裏安頓了一下白天的事兒，些微歇了一會，就去敲第二遍鐘。

這是一遍緊張的鐘。鐘聲沒落，街裏就滿人了。頭一個是兒童，像玉老漢趕門羊羣出村一樣，這家那家，一個個跳出大門，有的跑，有的直脖子挺胸大步地走，推開人羣，擠開人縫，夾着書包上學校去。他們是誰也不敢攔擋的，有人讓路慢了，腳給人家踩了，人家頭也不回：「你痛，痛你的。」

跟着，村東廟台上和廟台下，各集合一股隊伍。他們都拿的鐮子、斧子、鐮刀和繩子，有的背着措架子和牽着牲口，婦女們還有拿麻口袋和籃筐的。他們是村裏的冬季生產大隊，男人們今天要去老虎嘴割柴火，女人們要去燕尾坡刨大黃。梁福山是他們的大隊長，兩個大隊副，男人隊是村民兵中隊長，女人隊是村婦聯會主任。

他們集合都很快，一集合就都同時檢查人數，兩個大隊副同時給自己的隊伍交代任務，說明注意的事情。最後，梁福山講話，他說：

「話不多。咱們春節過了十來天，節氣也到了「七九」，從明兒個起，冬季生產大隊就結束，各戶還歸還原來的生產互助組。各組各戶趕快確定生產計劃，開始送糞、浸種。冬季生產，各組也檢查一下。好，出發吧！」

「呼」一下，兩隊同時出動，並排着往村北走。原先，他們每天出發，總是婦女隊動作快，走在頭裏；男人們好抽煙，一集合，磨磨蹭蹭，不慢也得慢。可這些時男人們經不住婦女的說道，甚麼「漢漢們真不含糊！饅頭到嘴邊，還要抽袋煙」啦，甚麼「吃飯端碗如快馬，做活上地像老牛」啦……因此，男人們也練得快當了。不過，道兒窄，並排着各走一行，擠的大夥兒措的傢具亂碰響，多彆扭！大家讓讓吧，不成。你一讓，他也讓，白耽誤工夫。大家只好挨着蹭着往前趕。

他們緊張地擠着，走不多遠，就分了手：男人們上東坡，婦女們爬西坡，各奔了各的道兒。這時候，北面坡上，一堆白白的羊羣，三個黑人點點，正爬上齊天高的頂梁。男女生產隊的人們，在各自的道兒上，輕快地一邊走一邊唱，還有人望着羊羣，脚步更加了勁兒，吆喝着：

「快！快！看人家玉老漢，就到擋風梁啦！」

玉老漢趕羊趕得快，的確早就到了望坡村北最大最高的山梁。從那裏回頭望村子，還在迷迷濛濛的霧氣下面，看不很真。轉頭望東邊，可就見太陽紅通通露頭了。玉老漢和小放羊的還是快馬加鞭，扯出毛巾擦擦汗，扔着石子兒，一勁兒趕着頭羊，趕牠快走，又趕後面的緊跟，過了大擋風梁，再往梁那邊攆，總是一步不停。玉老漢可還破着嗓門吆喝，好像老嫌羊走得慢。

玉老漢是村裏的第二個模範，這一片遠近有名的放羊把式，放了四十五年羊，四十五年，除開頭幾年當小放羊的，總有二十多年，天天就是獨自個兒跟羊就伴。伴兒們一代一代地耗着他的心思和勞力，惡風、暴雨、狼羣又時時折磨他，而東家待他，還不如一條放羊狗；他說：「那些年，咱哪裏是人！」他日子過的沒一點意思，差不多一個月連一句話也不說；但是，他也不聲不響，慢慢地摸出了一道放羊的法門。

他知道羊羣大早一上坡，餓得慌，見草就想吃；邊走邊吃，好草賴草都往肚裏嚥，零食太多，到了草肥的地勢，反倒不飢不飽，待吃不待吃了。普通放羊的都不大管這些，讓羊們愛怎麼就怎麼。他可摸出了如今這個法法：羊們大早一上坡，就使勁兒攆，擰鞭子，扔石頭，決不讓停下來，也決不讓隨便叨吃一根雜草。這麼緊追緊趕，待到了個草厚食肥地勢，工夫不小了，羊們累極了餓野了，一停下，就像狼像虎，拚命吃，拚

命往飽裏撐。以後，再慢慢趕着溜溜轉轉，過個小半天，再使勁趕到個地勢大吃一頓，傍黑，又快快趕回村。這麼一來，人是累，比普通放羊的不知該累多少多少倍，可是，羊們保養好，吃的又香又對時，都胖墩墩地，肉兒肥，毛兒厚，殺肉多，剪毛多，剝下皮來賣錢也多。可惜他這一手，幾十年死死鎖在村裏地主的羊身上，他自己甚麼也沒闖下，因此，後來他也懶得使喚這套本領，也從不把本領告給外人。外人只傳言他放羊會使甚麼神法，問起他，他光搖頭：他憑甚麼要告人家！再說，告人家，說這說那，話兒長，他還嫌累呢！

這十多年裏邊，他跟所有的人一樣，變了。他慢慢帶上了小放羊的，有事沒事，也愛找人說兩句話，一說就是他這個生產工作怎麼怎麼。特別是這二三年土地改革以後，村裏鼓勵他，梁福山幫助他，他成了個養羊模範，並在縣勞模大會上，作過大半天典型報告，把他侍候羊的經驗，歸成一條一條，告給了大家。去年冬天，上級派來個養羊專家，跟他研究了好幾天，他又學到不少新知識，而且知道了自己有些經驗還使不得。從此，他話兒更多，老僵的骨頭也活晃起來，碰見有人說他『模範』，他總連忙回說道：『快別瞎說！我，我還正經不行！還差遠哩！我還得好好學習！』

現在，他的羊羣早過了擋風梁，翻了一面坡又一面坡，像部隊強行軍，要去完成緊急任務。看看太陽昇高了，往當頭移過來了，他們才在一面大平坡上停下來。這裏是去年冬天來的養羊專家，和玉老漢討論決定下的，專門的放牧區域。這面坡，在重重疊疊



的山梁裏面，像一片大平原，像一個大海；平原海裏，長的是沒邊沒沿的深草，像玉老漢趕的羊羣，再有十羣，鑽進去，也看不見影呢！

羊羣到了這裏，散開去，餓狼撲食一般，吃去了。玉老漢和小放羊的，歇下來，喘喘氣，抽袋烟，啃兩口乾糧，就開始工作：一個小放羊的去照料羊羣；另一個，和玉老漢一道，寫養羊的總結和計劃。玉老漢念，那一個寫；玉老漢念得快，那一個寫得滿頭大汗；玉老漢一條一條，念起來像說書人說書，那一個寫着寫着，短不了碰見寫不來的字，要琢磨一陣。鬧完一段，寫的人念一遍，玉老漢聽聽有沒有差錯。末了，寫的人喘口氣，說：

「玉爺爺你這記性真強！我看你是一年比一年強！我就是寫一遍，也沒你記的清。」

「嗨，我有個啥的記性！還是你們年輕人記性好！」

玉老漢話兒真多，又大說起來：

「我老啦！遇見甚麼事，一過就忘。唯獨這養羊上頭，我沒別的，只是個心專。人呀，幹工作，只要當成自己的事，心一專，就好辦啦！好比說，你要是當家，你家的地土、傢具、衣裳甚麼的，說起來保準你一件也拉不下！是你自己的事兒，你心在那上頭嘛！梁福山還不正是這樣？他就是咱村的一本活賬！他要不把工作當成自己的事，不專心，就能這樣？我說你們正年輕，記性又強，只要再多花點心思，呃，日後你們可了不得！誰也比不上哩！」